

心灵漫笔

# 木旁一枝春

# 路漫漫其修远兮

■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

清明前后，椿树枝头的嫩叶新发，在春风中舒展开来，每一片椿叶都是鹅黄中透出嫩绿，叶尖微红，鲜嫩可爱。远远望去，树冠上浮着一层红意，像是椿树把胭脂涂上了，却又不敢涂得太厚。在老家的院子里，在村庄的池塘畔，椿树村姑般兀自娇羞着……

椿是长寿树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载有：“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岁为春、八千岁为秋，此大年也。”取其吉祥之意，庭院多植椿。为了吃香椿叶，父亲在乡下老家院子西南毗邻院墙处种下一棵香椿。那时，家家户户几乎都种椿树。打我记事起，每年春天“叶娇

枝嫩多杈芽”之时，父亲都会站在院墙上摘椿叶。父亲很爱惜这棵香椿树，采摘椿叶时不用镰刀，而是徒手把叶片折下来，再一柄一柄整齐地码在荆篮里……

椿分香、臭，香的才是椿，臭的为枏。二者虽形似，但迥异。椿是木旁一枝春，香味都在香椿叶上。“椿木实而叶香，可啖。”在春日，穿过香椿枝叶的风都带着淡淡的香气。食椿时节，无怪乎李渔盛赞：“菜能芬人齿颊者，香椿头是也。”有别于花香的沁人心脾，香椿的香气会让人饥肠辘辘。母亲手巧，会用椿叶做成各种美食。在物质匮乏的童年时期，香椿给我们的味蕾带

来了极大的满足。

父亲把采摘下来的香椿叶交给母亲。母亲取出部分洗净，入水焯后凉拌，就变成了可口的小食；或取几片叶，加蒜数瓣，入石臼捣成香椿蒜泥，用来拌面条，味道甚好；或用香椿炒鸡蛋，用烙馍卷着吃，味道绝佳；或将其晒成干菜，揉碎成粉当调料，比十三香还香；还可做香椿拌豆腐，老少皆宜。把香椿叶切成细丝、剁成碎末儿皆宜。汪曾祺食过后赞曰“一箸入口，三春难忘”，梁实秋食过说“有奇香”；我食过，却说不出话来，嘴巴都用来回味了。

如果采摘过多，母亲会把

一部分香椿叶用盐腌制起来，做成香椿咸菜，并用罐头瓶一装好，方便取食。父亲出门打工带上两瓶，有时一年半载也不回家，有这两瓶香椿咸菜，足可慰乡愁。我和弟弟上中学时住校，周末返校前也会带上一瓶，在学校食堂吃腻了“清水煮白菜”，吃上一口香椿咸菜，那滋味回味无穷。

或许，对漂泊在外的游子而言，这香椿酱倒不妨作为一种思乡的代替、一种时光的追忆！

香椿咸菜能吃到冬天。有时外边下着雪，母亲新蒸了一锅馍，在蒸腾的热气中拿起一个又白又胖的大馒头，掰开夹上香椿咸菜，一家人在一起大

快朵颐。在严冬吃到春天的味道，人间还有比这更好的美味吗？

前几日，我从朋友那里买了一盒香椿酱，虽香椿之味颇浓，但跟母亲的香椿咸菜相比还是少了些东西。或许是那酱制作得太精细，梗与叶俱成泥状，从而缺失了一种野性之味，毫无嚼劲儿——矫情点儿来说，那香椿酱没有灵魂。而母亲的香椿咸菜，有叶的软、梗的韧，掺在一起就能嚼出人生的好滋味。

又到食椿季。随便到菜市场或超市蔬菜区走一走，都能看到新鲜的香椿叶在售卖。有时去得早，那香椿叶上还带着春天的露珠呢！

报社举办的新闻写作培训班，写了一些农机方面的新闻并在省级以上的农机专业报纸上发表，大大激发了我的写作兴趣。后来，博客开始兴起，我在新浪网开了博客，基本上天天都写。当时的博客网页设计得相当合理，可以插图、配背景音乐和插入动画等，我写得很有成就感。写了一年之后，看到当地报纸副刊上刊登的文章后，总感觉自己的文章也可以发表，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投了过去。后来果然发表了一篇。那篇文章是在《新人新作》栏目刊发的。我当时还感叹：人到四十，倒成了“新人”。

随后，我也经常写些文字投给报纸副刊并参加一些征文活动。前几年，漯河的读书会雨后春笋般兴起，我跟着活动读了很多书、写了一些读后感。加入市作协后，因为感觉自己的文学功底太差，我又参加了奔流文学院培训班。

如今的我已近花甲之年，不愿意再写一些无病呻吟的文字，就有了一个新目标：要在专业的文学期刊上发一篇作品。道阻且长，我会笔耕不辍。

## 花闲开

■特约撰稿人 李季

乍暖还寒时，有的城市四季如春，而我的城市是春如四季，三天竟然经历了四个季节。有些花因为温度骤升骤降感冒了，恹恹得打不起精神。

春日，花闲开，书闲翻，酒闲斟。似有闲愁万种，皆托付于闲云。

二

午后阳光和煦，我到以前住过的小院看了看。

二楼的晾衣绳上挂着谁家的衣服？曾和我们友好相处的燕子是否回来了？

院内寂静，我们种过的花草草无影无踪。我四顾茫然，那里还寻得到和母亲在一起的温暖时光？哪里还有我和母亲一起种下的指甲花、鸡冠花、牵牛花？

遇见邻家婶子，她问我：“你妈还好吧？”一瞬间，好像有把刀子从我的心头划过。我点点头，答不上话，转过身，已是泪流满面。母亲，你还好吗？

三

连着几天，我在寻找水

竹花。翟庄、闫庄、干河陈，绿化带的草丛里、郊区的小径旁，我明明记得以前曾在这些地方看到过它们的身影，到仔细寻找的时候，却找不到了。本来我专门腾空了一个花盆准备栽它们的，只能先种上了其他花。

水竹花是爱和希望之花。少年时，我曾从野外移栽过好多次水竹花到我家门前。那两两相对的蓝色花瓣是我喜欢的。你来看过，也很喜欢。你摘下两朵，一朵夹在风铃上，一朵放在窗台上。你走后，我看着它们一点一点枯萎，仿佛那些快乐时光终究会远去。

我曾为那朵枯萎的水竹花写过一首诗：水竹花，很随便地就枯萎了，很随便地。在我的窗台上，没有了蓝色，甚至没有了，你留下的目光。

如今，那所房子已不在，那扇窗子也已不在。

四

“相思相望不相亲，天为谁春。”

第一次读到纳兰性德这阙词，是2007年冬，在北京东铁营。那个清晨，办公室里冰凉如水，只有我一人。窗外，雪花大朵大朵地飘着，仿佛多年以前，仿佛故人重来，仿佛那逝去的点点

滴滴，一一重现。那时，我们断了音信，已经五年了。

“断魂无据，万水千山何处去。”

五

我家房前屋后的那些树、那些花，包括每一棵树确切的位置，我都一一记得。

门前的一棵杏树、两棵樱桃、两棵石榴，竹林边的柿树、榉树、桑树，它们的花，都开过了吗？

除了池塘边的那排杨树，其他树都死了。可它们还会开花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它们依然开着，永远也开不败。

六

这个城市，春天来后，就是花的海洋。我在万紫千红中思绪低回。

多少牵挂我的人，不曾来过这个城市，不知道我每天走在怎样的场景里。我牵挂的人，他们又走在怎样的场景里？他们看见花开时，又是怎样的心情？

有人还能给我答案，而我的父母，再也不能给我答案了。

花闲开，开得人心痛。这个春天，所有的花，又白开了一次。



春之笑颜

汤青摄

## 诗风词韵

### 在春天老去（外一首）

■特约撰稿人 赵根蒂  
楼下小菜园里  
大青菜、萝卜、芫荽……  
正盛开着黄的紫的粉的花儿  
生机盎然，花枝招展  
看不出，那是烟火人间里  
奉缺一生的植物  
三月  
是它们老去的日子  
时光为它们安排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事  
大家一起献出压轴的美丽  
盛装登场  
然后，风风光光地离去

### 沧海一鱼

塘边，这一丛金灿灿的油菜花  
拥挤着聚在枝头  
紧簇繁华，却显得孤独  
我边走边回头，越走越远  
回望，更多的绿、红、粉  
五颜六色，连接成片  
春天宏大辽阔  
百川汇聚，滚滚而来  
我小成一尾鱼  
只待这苍茫的大海  
扑面而来

### 风说（外一首）

■尹文阁  
风，分染出它身上涌动的影  
往事，每后退一步  
都与风彼此憧憬，并惺惺相惜  
有人已嗅到巷弄里  
合欢的香味

时间，卷入暖昧的动机  
自高枝飘落  
竭力去抚平风的皱纹  
就像我写过的诗  
只剩下象形的偏旁  
在低语

风是往事的另一种形式  
它提着一盏灯  
往时光里借宿

### 油菜花开

■李东丽  
那年  
初识油菜花  
惊艳于它的浓烈、绚丽  
我采摘数枝，插于瓶中  
嗅母亲前来欣赏  
母亲莞尔而笑

这是要油炸炸油的啊  
我顿觉惭愧  
今日  
油菜花仍在怒放  
母亲  
却留在了思念中……

## 别样情怀

### 忆童年时光

■程慧鸽

春日，看见路边飞舞的柳絮，总让我想起时光的流转。这柳絮和儿时的似乎没什么不同，而我已经从一个疯疯癫癫的小丫头变成了十八岁男孩的妈妈。

童年的我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疯丫头。在家里，父母宠着我，姐姐弟弟都让着我；在学校，我也总是被老师特别关爱，是同学们羡慕的小班长。每天放学，我会和小伙伴一起趴在村里的大石桌上写作业，写完作业就开始疯玩。跳皮筋、踢毽子……我是“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”，常常要玩到听见母亲喊吃饭才肯回家。吃完饭，大家又会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玩，直到被大人喊回家睡觉。童年里，连睡觉也很好玩。尤其是夏夜，我们都喜欢睡在平房顶上。凉风习习，我们一边说话，一边看满天的星星眨眼睛。如今，那情景依然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……

童年的幸福说也说不完。那时，我和小伙伴还喜欢到处跑着玩。田野里、小河边，到处都是我们的乐园。春天，满地的油菜花金灿灿的，还有那顽皮的柳絮跟我们一起玩耍、游戏……

这种单纯的快乐，到了中学时代慢慢减少。不知从哪一天开始，我忽然变得忧郁、害羞、不爱说话，从一个只知道玩的疯丫头变成

了标准的淑女。变化之大，现在想起来我也觉得不可思议。回忆从学生时代到后来上班、结婚那些日子，我都一直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，外面的一切似乎跟我关系不大。

童年的快乐早已遥不可及。渐渐长大的我，有时柳絮飞来迷了眼睛，也会瞬间烦闷。

孩子的到来，让我体味了艰辛和幸福，也有了很多的思考和感悟。因为真的很爱孩子，我开始关注外面的世界，真诚地希望这个世界越来越好；因为真的很爱孩子，我希望自己变得更丰富，可以带给孩子更好的影响，所以更加热爱读书，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；因为真的很爱孩子，我希望家庭更和睦，可以给孩子一个良好的环境，便努力让自己更宽容、更平和；因为真的很爱孩子，我更爱笑了，希望自己不要老得太快，可以有更多的时光陪伴孩子。

因为有了孩子，世界在我的眼里渐渐开阔。记得看过一句话，大意是如果你真正爱一个人，你会通过爱他而爱整个世界。感谢与孩子一起成长的岁月，感谢孩子带给我的这些改变。

一晃，自己已经走过了人生的五十个年头。对于往昔，我想说一声：谢谢！感谢父母给了我生命，感谢家人给了我阳光，感谢所有的遇见给了我滋养。

### 戏台旁的遐思

■柴奇伟

近段时间，村里唱大戏。只要一吃过晚饭，儿子就嚷着要上广场看戏。

来到广场，儿子东看看、西瞧瞧，一溜烟就来到后台。离开戏还有半个小时，后台只有一个男演员。儿子顺着梯子上到戏台，我原以为这个男演员要驱赶儿子，没想到他好像没有发现儿子上来，正聚精会神地做自己的事情。他先是练朝靴功，再练帽翅功——先练左帽翅，再练右帽翅，最后让两个帽翅上下翻飞。两个帽翅在男演员的抖动下，像两个活泼可爱的小精灵在翩翩起舞。

看到男演员练功的样子，往事涌上我心头。小时候，村里唱大戏时，我们这些小孩子总会不约而同地跳到台子上，动动这儿、摸摸那儿。正当我们忘乎所以地疯玩时，一个声音如炸雷般响起：“下去，快下去！”不用看，一定是看场子的来了。就这样，我们不情愿地跑下戏台。这边刚下去，那边我们就会再次爬到戏台上。就这样，我们经常和看场

子的人玩猫捉老鼠的游戏。

“你把帽子摘掉，先在我手里摇摇。”不知时候，戏台上又来了一个男演员。他们对我儿子没有丝毫的不耐烦，更多的是耐心和好奇。“你看，这功夫得勤学苦练，才能练出来。”男演员笑着对儿子说。“放在手里摇摇没有真实感。我这是在抖音上看到的。我现在比抖音上花得多。”《寇准背靴》里寇准的帽翅功就像您这样。”我插话道。“我还不行，还得练。练得多了，才会有真本事。”男演员谦虚地说。说话间，男演员从绳子上解下一个官帽，开始了他的新一轮帽翅功练习。

开戏了，我发现乐队里掌头把弦的是一个女孩子。只见她端坐在椅子上，左手掌弦右手拉弓，乐声在戏台上回响。在时而欢快、时而悲凉的曲调伴奏下，台上的演员神情并茂地讲述着过去的故事。他们有时演人陈世美，有时演清官断案……

演出结束了，台下的观众久久不愿离去，期待着下一场戏早点开始。我则站在戏台旁，忆着往事，想着故人……

## 山之野

■雷旭峰

乱石。荒草。野枣树。三月的春风，在山上不温不火，不温暖。只唤醒了几株草、几朵花。

野枣树孤独地长在乱石上。过着日子，度着岁月，享受独处。不羡慕山下的杨柳，不嫉妒名山的松柏。只想活成野枣树的样子。人多时品尝喧嚣，独处时丰富内心。

山上的风车搅乱了阳光，搅乱了野枣树的思想。山口风越大，野枣树的根扎得越深、身子骨越硬。山野，没有听到野枣树的抱怨。

野枣树不远处的蒿草里开着一株小花，小花向着野枣树开。野枣树是它心目中的英雄和崇拜的对象。

此刻，我站在野枣树的身边，野枣树正和一块更远古的石头对话。和石头相比，我只是尘烟。风，传递着野枣树和石头的话。话在风中，风懂，我不懂。